

大陸棄守前夕危疑震撼之際

三位傑出人物扭轉乾坤的豐功偉業

陳誠、湯恩伯、胡璉

● 王逸之

一九四八年底，共軍在東北、華北、徐蚌贏得三大戰役勝利後，於一九四九年初，把彭德懷、劉伯承、陳毅、林彪各部，重新賦予一、二、三、四野戰軍番號。但其兵力大小強弱與武器裝備的良窳，卻得倒過來看。林彪四野的武器裝備最精良（註一），兵員號稱百萬；其次是陳毅的三野，也慣於打硬仗，號稱六十萬；劉伯承的二野，長於遠程奔襲作戰，號稱三十萬；最弱的彭德懷的一野，也號稱二十五萬人馬。

的廣大幅員，但卻面臨了精銳盡失與兵力嚴重不足的窘境。從共軍二、三、四野渡江的部署來看，顯然把主戰場鎖定在華南。

完成了常人所不能的任務，力挽狂瀾，遏止了共軍的攻勢，使如縷的國脈得以延續。

陳誠穩住東南半壁

國軍防守長江的兵力，除華中剿總白崇禧部尚能維持部分戰力外，其餘的都是虛有其表，對共軍幾乎沒有招架之功，更遑論還手之力了。

陳誠，字辭修，別號石叟，浙江青田人，生於一八九七年，歿於一九六五年，保定軍校八期砲科畢業。早年任職黃埔軍校區隊長，一路追隨蔣介石扶搖直上，歷任師、軍長、總司令、戰區司令長官、遠征軍總司令、

蔣介石總統在下野之前，作出了重要的佈局：一是任命陳誠為台灣省主席。二是命湯恩伯固守上海。三是任命胡璉為第二編練司令，恢復十二兵團。這三個人都是蔣的嫡系；受命之後，無不竭盡所能，以極短的時間

國軍此際雖喪失了東北、華北與徐蚌地區，仍擁有西北、西南與江南

政治、軍政部長、參謀總長、行營主任、軍政長官、省主席、行政院長、副總統等軍政要職。他一生受知暨襄

助蔣介石成就了不世的勳業，其成敗功過，幾乎和蔣介石的興衰密不可分。

一九四八年，國軍在長瀋、平津

與徐蚌遭到空前挫敗，蔣介石在當年十二月，任命陳誠為台灣省主席，翌年七月十八日，陳誠兼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管轄台灣、江蘇、浙江、福建四省與廣東的潮、汕地區，集東南軍政大權於一身。

陳誠於一九四八年，因胃病辭卸東北行營主任。六月間，入上海醫院割除胃疾，後來到台灣休養。他以抱病之身，義無反顧地接下蔣介石託付給他的重擔，真是「受命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面對著民生凋敝的台灣，他以「贖罪」的心情，展現了鐵腕統治，以霹靂手段，大刀闊斧的整頓，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竟然撥亂反正，把台灣建設成了一片淨土，為蔣介石鋪設了退路，也在台海為共軍的入侵築起了一座海上長城

！

以下是他在不到一年任期內的重
大軍、政措施：

一、軍事措置確保台灣：

· 強化防務保衛台灣：陳誠把在江蘇蘇州整訓的二〇七師，調到台灣擴編為第六軍，填補台灣北部防衛上的漏洞，與守備南部的八十軍，互為犄角，密切支援，加強了台灣的防衛。

· 調整部署規劃撤退：利用湯恩

伯在上海牽制住陳毅三野南下的間隙，重新調整福州、廈門兩處的作戰部署，以劉汝明的第八兵團防衛廈門。一面積極規劃沿海的國軍向台灣撤退，與建構舟山群島，作為湯恩伯所部轉進的跳板。由於計劃落實，台灣也提供了相對的因應措施，使得國軍都能有秩序、按計劃的撤退。

· 重建勁旅保衛台海：江西省主

席方天與第二編練司令胡璉，都是陳誠掌十八軍時的舊部，儘管江西在地

境上受華中剿總管轄，他仍有居間運

作的空間。在方、胡密切的合作下，第二編練區在贛北迅速獲得兵員，組訓成軍。這支勁旅從成軍到轉用到台海，一直都在陳誠的運籌帷幄之中（註二）。

· 組訓新軍脫胎換骨：國軍師承

不同，成分複雜，統一起來，十分困難。孫立人從東北調到台灣擔任訓練司令，負責訓練新軍，以美軍軍制作為規範。已經完成訓練的部隊為二〇一、三四〇兩師。前者在福州馬尾與金門古寧頭都立下赫赫戰功，為國軍的重建，建立了最佳範式。此外，擴充裝甲兵總隊，增強了台灣的防衛，使國軍在失敗之後，重新拾回信心。

國軍一路敗退下來，需要整頓，

整頓靠整編，才能精簡統一，培養出新的戰力。陳誠對所管轄的部隊，一共整編了三次，第一次統一編制；第二次減少指揮機構，各高級指揮部悉隸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第三次在金門

大捷之後，確定今後如何統編。

二、治理台灣，立竿見影：

· 入境管制落實安檢：一九四八

年，國共內戰，全國烽火遍地，除台灣外，再也找不到一塊乾淨的地方，都把台灣當成唯一的避秦桃源。

台灣地狹人稠，資源有限，如果無限制地讓難民湧入，夾雜著「匪諜」混跡其中，造謠生事，不僅財力無法負荷，也將永無寧日。

陳誠根據入境限制辦法與戒嚴令對入境的相關規定，嚴格執行入境管制。又訂頒出境辦法，使出境也受到管制。這樣不光限制了非法入（出）境，也為查究奸宄，收到立竿見影的功效。

· 增加生產充裕民生：日據時期，台灣稻穀生產，在一九三八年，創下年產量一四〇萬公噸的新高。光復後，因人謀不臧，糧食生產逐年下降，一九四五年，減至六十三萬餘公噸。陳誠治理台灣的方針，是以「人民

至上，民生第一」。民以食為天，糧食生產自然是天大的問題了。他的具體措施為：

1. 廉價供應肥料。

2. 低價配售民生必需品。

3. 穩定糧價，收購餘糧。

4. 指導並改進技術，提高耕作面積。

5. 興築水利。

此外，他並辦理農業貸款，獎勵開墾荒地，這些都對農民有正面的鼓勵作用，遂使糧食生產恢復原目標，年產量達到一二〇萬餘公噸，澈底地解決了糧食不足的問題。

· 徹底整頓公營事業：台灣的公營事業，分國營、國省合營與省營三種，包含金融、電力、水泥、農林、鐵路、礦業、郵、電、海關等共數十個單位。又值幣值不穩，關稅與結匯等制度不良，生產單位過於冗雜，管理不善等，導致經營不良，虧損連

且鉅，非徹底整頓不可。乃在一九四九年六月，成立台灣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他自兼主任委員，重大的措施為：

1. 使國營、國省合營與省營三種生產事業，打破門戶自限，無分畛域，密切合作。

2. 整頓期間，公司業務與董、監事均暫停運作與行使職權，俟整頓有成後，再予恢復。

3. 原事業之資本，因幣制改革，已不符合實際，為重新確定財產狀況與統計損益，須重新估價，所有資本亦須重新確定，再辦理公司登記手續。

· 土地改革成效卓著：中國以農立國，自古以來，重農輕商的觀念深植人心，把土地看得特別重要。中共看準了這一點，就拿土地來作幌子，大做文章，用「共產」與「分田」等謊言，蠱惑與欺騙農民，成為了他們愚弄與裹脅農民的法寶。

連。陳誠鑒於生產事業關係民生至深

陳誠意識到土地改革的重要，但他的方法與中共的最大不同，是溫和而非暴力的。三七五減租是邁入國父所揭示的「平均地權」與「耕者有其田」的重要步驟。他嚴格要求在準備執行上不准出任何差錯。

首先是理念宣導與訓練機關的設立；他規定省、縣（市）、鄉（鎮）都開辦講習會，宣達理念、研究問題與解決方法，務使全民都要有一致的共識，不致使這一良法美意被扭曲，被誤導，甚至發生任何的負面效應。

各縣（市）成立三七五減租推行委員會，除政府之地政、民政主管外，並羅致警察、司法、議會、農會、中學校長與地方士紳二十一至二十三個人共同組成之。

最重要的步驟是換定租約。當時的租佃關係，大都是口頭契約，租期與租率，也參差不一，對佃農的權益毫無保障。三七五減租所制訂的法令，著眼在保障農民的權益不受剝削，

規定原租契一律換新約。新約以新頒佈的格式為準，一式三份，甲（地主）乙（佃農）雙方各持一份，另一份向鄉（鎮）公所報備，這也意味著政府公權力的介入了，給佃農有了多一層的保障。如果地主藉故拖延換約，佃方也可向政府提出申請。

一九四九年五至六月，完成換約的共有二十九萬九千零七十戶。減租之後，佃農的收入增加，地價跌落，佃農購地面積約為七十三萬三千四百五十四公頃，逐漸落實「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幣制改革穩定金融：一九四八年，金圓券改革失敗，引起通貨膨脹，及金融脫序，紙幣形同廢紙，政府與民間都得用黃金、銀圓作為交易基準，因而導致經濟崩潰，人心浮動，信心喪失，也成為加速國民黨政權在大陸上敗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台灣的幣制改革，是光復以來最重大的財政措施。台灣光復後，台幣

雖仍維持原單獨的發行制度，但匯率與法幣相連繫。

金圓券改革失敗，使台幣在匯兌上蒙受重大虧損。為根本解決財政危機，乃在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頒佈「台灣幣制改革方案」、「台幣發行辦法」與「新台幣發行準備與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遂將幣制改革付諸施行。要點為：

1. 以台灣銀行發行鈔票為主幣。
2. 以美元為計算單位。
3. 以台灣地區為限。

幣制改革，是國家面臨的一次嚴竣的挑戰，也是國民對政府重拾信心與否的試金石，全國上下，無不戰戰兢兢，摒息以觀。改革的著眼，在於新台幣與在大陸上所發行的貨幣與老台幣完全脫鉤，把從上海運來的黃金、銀圓與有價證券作為擔保與預備金，更降低了發行的風險。由於幣制改革的成功，才使台灣走出困境，邁向經濟建設與開發的新紀元。

湯恩伯守上海為保台

湯恩伯，浙江烏義人。生於一九〇一年，歿於一九五四年，北伐前，他原在上海讀大學，因嚮往從軍報國，毅然投筆從戎，投身在駐防浙江北洋軍孫傳芳第一軍的陳儀師長麾下。因獲得陳儀的賞識，保送他到日本進士官學校。他在日本受訓期間，結識了陳儀在日本留學的外甥女黃兢白，後來兩人結婚，他和陳儀發展為姻親關係。陳儀對他愛護有加，他對陳儀也始終以恩公與長輩相待。湯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歸國後，追隨蔣介石，後來成為蔣的嫡系。

湯恩伯歷任師、軍、軍團長、集團軍總司令、第一戰區副長官、蘇魯豫皖邊區總司令、方面軍司令、綏靖區司令、京滬杭警備總司令、衢州、福州綏靖公署主任等職。

湯恩伯是最富爭議性的人，中共醜化他，說他是常敗將軍、運輸司令

（註三），說他的部隊軍紀最壞，河南流傳兩句歌謠：「寧讓日本人燒殺，不願十三軍住紮。」但曾任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的岡村寧次大將，在他的回憶錄中，對湯恩伯卻有極正面的肯定與評價：說他是蔣委員長的愛將，戰略戰術方面的修為高，指揮作戰極為卓越的將領（註四）。

湯恩伯在抗戰時期，打過長城、晉中、徐州、豫中等重大戰役與捍衛重慶的保衛戰，尤其在徐州會戰中，他和孫連仲（註五）連手擊敗殲滅日軍磯谷的第十師團，造成轟動中外的「台兒莊大捷」，最膾炙人口，為人津津樂道。抗戰勝利，他主持上海受降，旋出任第一綏靖區司令，把共軍新四軍從蘇北的老根據地驅逐到魯南沂蒙山區，總算立下汗馬功勞。

值得一提的，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共軍渡江前夕，時任浙江省主席陳儀，派他的親信丁名楠持信見湯恩伯，策動他學北平傅作義的模式，

在上海上演另一齣局部和平的戲碼——與中共達成停戰協議。湯持著陳儀寫給他的信，到溪口向蔣介石告密，又擔心陳儀遭蔣的毒手，他向蔣要求陳儀暫由他看管。當時，蔣介石已經下野，縱然心裡不是味道，不得不將就地答應下來，這或許就是後來蔣介石對他不諒解的原因吧？但卻也展現了他對於公私恩怨的分明與有情有義的一面。湯恩伯的功勞如下：

一、固守上海牽制三野：

國軍從蕪湖到長江下游守江防的部隊，為劉汝明的第八兵團與李延年的第六兵團，卻都是歷經徐蚌會戰，折兵損將撤退下來的殘部，不僅兵員不足，武器、裝備也嚴重的短缺，甚至軍心渙散，士無鬥志。此外就是楊幹才的第十三軍與周岳的第一綏靖區與七拼八湊新組合的丁治磐兵團了。

共軍渡江後，劉汝明對國防部的指令陽奉陰違，率部逕經皖南、浙西、贛北一路向福建退卻。李延年的第

六兵團，一部歸入湯恩伯的戰鬥序列，一部向浙、閩沿海撤退。共軍幾乎兵不血刃就佔領了江南的廣大地區。

這時的上海，已經淪為孤島。湯恩伯所指揮的部隊，都是分別從東北、華北、徐蚌各戰場上潰退下來的殘疲之師，雖有廿多個軍的番號，號稱二十多萬人，實際上沒有一個軍是完整的，僅五十二軍尚有一半的戰力，五十四軍還不到一半的戰力。湯恩伯把這兩個軍，北從吳淞口，分別配置在蘇州河與黃埔江沿線。他對任務的

區處：把防衛作戰交給石覺指揮；警備與治安由陳大慶負責；至於政治與民運等相關的工作，全託付給谷正綱、方治（註六）兩人。谷、方憑藉著豐厚的人脈與在上海建立的廣泛淵源，竟把上海組織得十分嚴密，一時使中共的地下組織沒有見縫插針與煽風點火的機會。

上海曾是全國的金融中心，也是國際上知名的大商埠，十里洋場上的

人，多數對共產黨深惡痛絕，短時間內，營造了空前團結的氣氛。

湯恩伯憑著卓越指揮，竟連番地擊退了共軍多次攻勢，牽制住陳毅三野數十萬大軍，不敢南窺浙、閩，稍越雷池。他固守上海長達一個多月，直到達成了戰略上所賦予的任務之後，才在一九四九年的五月廿五日，把守軍安全地轉進到了舟山群島。

湯恩伯在上海撤退後，先後出任衢州與福州綏靖公署主任，繼續和共軍纏鬥。

二、所向有成影響深遠：

湯恩伯在任內直接或間接所完成的任務，對台灣後來持續的發展，都有深遠的影響，歸納成以下幾項：

1. 在上海牽制住陳毅主力數十萬大軍，為國軍爭取到重新部署的時間與規劃撤往台灣的措施。

2. 利用固守上海時間，把中央銀行庫存存在上海各行庫的黃金、銀元與有價證券運到台灣，得以充裕民生，

有效地紓解了台灣原本就物資匱乏的窘境，使面臨著大量湧入的撤退人潮，不致雪上加霜。

3. 在完成戰略任務之後，把約十五萬的守軍，安全地撤退到舟山群島；不僅把舟山建構成前進基地，也為後來的重建武力，留下了「種子部隊」。

4. 在衢州與福州綏署任內，充分運用曾任上海警察局長與湯總部情報處長毛森的專業，在浙、閩一帶廣泛深入的佈建，預伏下暗樁，為將來的反攻大陸，埋下了火種（註七）。

胡璉練新軍金門奏捷

胡璉，字伯玉，陝西華縣人，生於一九〇七年，歿於一九七七年，黃埔軍校四期畢業。他的軍旅生涯幾乎都是在十八軍。歷任十一師師長、十八軍軍長、十二兵團司令、金防部司令官、第一軍團司令、陸軍副總司令、福建省主席、越南大使等職。他精

研兵法，洞燭機先，算無遺策，加上他深厚的戰略修為與長久累積的作戰經驗，常能出奇致勝，戰無不勝，招招穩、狠、準，給予敵人致命打擊。蔣介石稱讚他為常勝將軍（註八）。

毛澤東也對他十分忌憚，給予頗高的評價。在毛親筆寫的告共軍官兵書中說：「胡璉，猛如虎，狡如狐，宜避之，以保全我軍實力，今後以計取之（註九）」。

一九四八年年底，十二兵團在安徽宿縣雙堆集被圍。時任兵團副司令的胡璉，因父喪未與其役。兵團被圍後，蔣介石命令胡璉乘小飛機進入包圍圈共難；但終於無力回天，全軍灰飛煙滅。共軍悍將楊勇在清查俘虜時，雖然發現了兵團司令黃維，卻獨獨地漏掉了胡璉。竟氣急敗壞、跳腳不落地咆哮著說：「抓住十個黃維，也抵不過一個胡璉！」可見胡璉在共軍將領心中的分量了。胡璉的事功有以下四項：

一、師法古制編練成軍：

胡璉突圍歸來後，先到上海醫治傷勢（註十），旋被任命為第三編練司令。此時十二兵團在南京附近收容歸來的官兵共約八千餘人，加上唯一未被包圍的十八軍騎兵團，共約萬餘人，編成十一、十八、一八、十四、七十五等幹部師，除十一師調到浙東麗水清剿土共外，其餘四個師，分別編入第十與十八兩軍。稍後，六十七軍與所屬的五十六、六十七兩師，亦被納入第二編練區編練，遂即在江西展開征兵與編練事宜。

各軍的責任地區：第十軍：臨川、東鄉、進賢、貴谿、資溪、餘干等縣；十八軍：崇仁、宜黃、樂安、南城、黎川、南豐等縣；六十七軍：上饒、橫峰、弋陽、廣豐、玉山等縣。

胡璉的征兵辦法，仿照唐朝的府兵制，具體的辦法為：「一甲一丁，一縣一團，三縣成師，九縣成軍。」江西的幅員大，人口多，容易達成一

縣一團的目標。但這項劃時代的設計，關鍵在於得到他十八軍老長官方天主席的支持與贛北師管區司令唐三山的全力配合，才得以落實執行，到了四月下旬，所征集的兵員已經達到七萬多人了。

二、集結潮汕懸權而動：

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共軍劉伯承部在蕪湖渡江。國府旋撤銷第二編練司令部，恢復十二兵團番號，任命胡璉為司令。胡璉根據蔣介石的指示，率部經贛南向潮汕地區集結，準備執行保衛台灣的任務（註十一）。胡璉先把十二兵團撤到贛南，略事整頓後，兵分兩路；一路十八軍經閩西；一路六十七軍經粵北向粵東轉進，沿途相機地殲滅了土共李漢沖、傅惕生兩部，俘虜四千餘人。這時，原被分割出去的十一師，已經由浙東經福建三仙台撤到台灣整訓後，先一步地海運到潮、汕佔領陣地，準備策應十二兵團的進入了。

胡璉進入潮、汕後，把江西保安團與交警總隊分別改編成師，旋成立十九軍（註十二），兵團轄三軍九師，兵力已達十萬之眾。

特別值得一提的，儘管番號恢復了，兵員也充足了，但武器與裝備的獲得卻異常困難。幸有聯勤總司令郭懺告訴他：雲南昆明兵工廠尚有部分武器。胡璉即派十八軍副軍長劉景蓉攜帶專款，自備飛機十數架前往昆明，把這批武器運出來，大部補充一一八師，後來古寧頭大捷，即得力於這批武器。

三、金門大捷旋轉乾坤：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胡璉按照指示，把十八軍增防到金門。下旬，他親率十九、六十七兩軍航行海上，一面向台北請示，決定行止。陳誠告訴他：金門情勢生變，要他以十二兵團司令兼任福建省主席，接替湯恩伯指揮；以十九軍增防金門，六十七軍增防舟山。

共軍三野葉飛的十兵團攻佔廈門

後，以廿八、廿九兩軍所轄之八十二、八十四、八十五等師編組成四個加強團，約一萬餘人，於十月廿五日深夜，分從蓮河、澳頭登船，利用高潮，在大、小嶼砲火支援下，向我金門二〇一師瀧口至古寧頭防地進犯，因風強浪高，船團失控，大部漂流古寧頭方面。雖經守軍憑藉既設工事密集射擊，共軍仍在激戰中搶灘登陸。湯恩伯命令十八軍軍長高魁元統一指揮反擊，戰況激烈，雙方陷入膠著。我十九軍恰在料羅灣登陸，及時加入戰鬥，才把共軍拘束住。

胡璉於十月廿六日晨在水頭登陸，即會同湯恩伯到湖南高地十八軍指揮所指揮，他重新編組兵力，調整攻擊部署，由一一八師師長李樹蘭統一指揮，經過激烈戰鬥，卒將共軍壓迫到古寧頭村落，予以殲滅。共擊斃共軍四千餘人，生俘與投降七千餘人，登陸共軍，無一生還。

四、登步之捷再挫敵鋒：

登步島為舟山群島之一，位在本島之南，桃花島之北，與舟山本島唇齒相依。自桃花島棄守後，形勢益形重要，守軍為八十七軍朱致一部之二〇師，約相當一團的兵力。

十一月三日，共軍先以重砲輪番向我陣地轟擊，當晚，共軍五千餘人，分乘五百餘艘機帆船強行登陸，突破沿海陣地，我軍被迫後撤。深夜十二時許，舟山守軍司令用電話向陳誠報告戰況：以守軍兵力薄弱，要求棄守。遭到陳誠的拒絕，並以堅定的語氣告訴：必須死守待援。

六十七軍在十一月四日零晨登陸，隨即加入守軍作戰，逐漸扭轉了戰局。六日拂曉，展開全面反擊，擊斃共軍一千餘人，其餘三千餘人，悉數被俘或投降，無一倖免。

古寧頭與登步島，都是典型的殲滅戰，殺得共軍片甲不存，無一生還，是國軍戡亂以來，轉敗為勝的轉捩

點。最大的意義，是粉碎了共軍渡海攻台的迷夢。縱然雙方依舊摩拳擦掌，卻為兩岸劃下了「楚河漢界」的分野。

老兵不死逐漸凋零

一九四九年，整個的大陸陷入腥風血雨空前的大暴亂之中，由於三個人作出的歷史性的貢獻，才把風雨如晦的險惡局面扭轉過來。這三個人在完成階段性的任務後，都沒有再受到重用。

政府撤退台灣後，早幾年蔣介石還在管事，後來他雖在形勢上仍是國家元首，但幕後的決策大權卻被掌握在蔣經國的手中，政治上接班的態勢已經很明顯，蔣經國幾乎篤定地成為接班的不二人選了。

要接班就得先培植自己的勢力。陳誠不論在資望與對台灣的貢獻上，都遠在蔣經國之上，是蔣介石合理的接班人。為了要撇開陳誠這塊妨礙蔣

經國接班的擋路石頭，在一九五〇年三月，推出陳誠來組閣，擔任位高權卻不重的行政院長，先繳了他的械，剝奪了他的軍權。同時放出謠言，說大陸上的失敗，都是陳誠主張裁軍與拒絕收編東北偽滿軍造成的（註十三）。胡璉在軍中雖是不二人選，卻把他醜化成最不得軍心；說他不懂得打仗，只會修馬路，連個總司令都不給他當，還被排擠到越南當大使，變相的充軍。

胡璉死後，金門的百姓感念他，倡議要為他建祠蓋廟，卻被有關當局蓄意地封殺，由政府為他建了一座伯玉亭了事。湯恩伯的結局，似乎更壞，他病死在日本後，蔣介石竟公然地鞭他的屍，罵他貪生怕死，死不得其所，不能為國捐軀戰死在上海（註十四）。

陳誠、湯恩伯、胡璉都已走入了歷史，他們的事蹟在人們的記憶中漸漸地變淡了，甚至被遺忘了。但他們

畢竟是在一九四九年，國家危機存亡之秋力挽狂瀾的人！歷史似乎欠他們一個公道！

註一：林彪部隊的武器得自日本關東軍與俘獲國軍新一、新六兩軍的美式裝備，故最為精良。

註二：十二兵團從重組到轉用到金門、舟山兩處，都由陳誠親自掌握。

註三：運輸司令是中共送給湯恩伯的帽子，說他的部隊雖然裝備好，卻過手送給了敵人。

註四：見國防部翻印的「岡村寧次回憶錄」。

註五：見國防部編印的「徐州會戰」戰史。

註六：谷正綱曾任上海市社會局長；方治曾任上海市黨部長委，兩人在上海均有廣泛影響。

註七：見毛森回憶錄。

註八：一九四七年，整編十一師在山東南麻一役大獲全勝，殲滅陳毅

共軍兩萬餘人。蔣介石傳令嘉獎，頒發獎金五億元，在電文中稱讚胡璉為「常勝將軍」。——見十八軍軍史。

註九：見十八軍軍史。

註十：十二兵團雙堆集最後據點遭攻陷，胡璉乘戰車突圍，在進入戰車時，共軍手榴彈投中戰車，胡璉背部被破片炸傷數十處。

註十一：胡璉曾向時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閻錫山具申防衛廣東的意見。閻告訴他：「已和台灣取得協議：十二兵團用在台海方面。」——見胡璉著「泛述古寧頭戰役」。

註十二：第二編練司令部撤銷時，第十軍同時被撤銷，當時兵團僅轄十八、六十七兩軍。撤至潮汕後，始另成立十九軍。

註十三：抗戰勝利時，國軍共為三三七個師，按三三制，為一〇七一團。一九四六年，國共和談，國軍編為九十至一百個整編師，每師兩旅四團，約為三六〇至四〇〇個團，自

動裁編了三分之二的兵力，也是配合馬歇爾調停的既定國策。陳誠不是決策者，那有這麼大的權！只是代人受過背黑鍋吧了！正式的國軍都編掉了，又怎能收編偽滿的偽軍呢？

註十四：湯恩伯守上海直接聽命蔣介石。李宗仁代總統期間，想利用何應欽、張治中影響湯恩伯。湯直截了當地告訴何應欽說：「我只聽老總的。」——老總即指蔣介石。

一位發言人的自述

郭雍著·定價新台幣三百元正

獨家揭露中油數十年來的故事，
以發言人的角度，
剖析波灣戰爭的石油危機，
更是深入探討石油工業，
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報導**。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一號聖文書局帳戶